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大众文艺

“打”出一片新天地

——从婺剧出圈看地方戏振兴

陈涌泉

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现象级出圈,是戏曲艺术守正创新的生动典范,是戏曲院团遵循艺术规律谋发展的实践成果。它既面向国内广大观众,又成功走向更大国际舞台,为全国地方戏的传承与振兴树起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

范,是戏曲院团遵循艺术规律谋发展的实践成果。它的探索,为全国地方戏的传承与振兴树起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。

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的成功,关键在于守正,在于紧紧锚定舞台本体,锤炼过硬的表演功底。戏曲的生命力,活在演员身上,蕴藏于千锤百炼的舞台本体之中。传承创新戏曲艺术,要靠守住经典、深耕传统,夯实“四功五法”,做好传统剧目挖掘保护,守护剧种多样性。满堂喝彩从不会凭空而来,正所谓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“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”,舞台上光彩熠熠的呈现,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磨砺淬炼。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完善激励机制、落实立功补贴,推动基本功训练制度化、常态化,为演员技艺精进筑牢制度保障。

婺剧素有“文戏武做、武戏文唱”的艺术传统,高难度的武戏技艺是该剧种最鲜明的标识。《三打白骨精》深谙传统要义,绝不将程式技艺用作炫技工具,一切高难度表演皆服务于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。白骨精变脸变装一气呵成,将妖、人、魔多重身份直观外

艺海观澜

文艺创作环境的变化,给创作者带来与日俱增的挑战。种种关于如何讲故事的疑问,如潮水般涌来:

当观众的手指永远悬在倍速键上,我们还敢不敢谈论叙事中的闲笔和留白?当“黄金七秒”定律开始倒灌进长剧剧本,“生死三集”成为编剧铁律,这究竟是叙事技艺的进化,还是对观众注意力的投降?当AI(人工智能)不仅作为工具,更作为叙事者出现,那些以人的感受为内核的创作,是会贬值,还是因其不可复制的“人类指纹”而更加稀缺?

所有这些,都关系到故事的未来。今天,故事宝库箱里完全可以同时装下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影视、短视频以及脱口秀。身处这样的故事生态系统中,很难不注意到那些刚刚完成、正在广泛传播的故事的讲法。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,让人依稀看到:故事的未来里,其实也呼应着故事的历史。要解决故事今天和明天的问题,我们很可能需要转回头,看看故事的昨天。

举个例子,作家路内的长篇小说《山水》,表层的语调松弛散漫,底层叙事逻辑却有着致密的经纬交织。作品处理的虽然是“江山”与“河山”那样的厚重题材,用的却是“看山水”式轻盈洒脱的灵巧方法。主人公路承宗从小聆听教诲的“看山水”三个字,饱含着多少“目光高远”与“冷静隐忍”之间的相对论和辩证法。小说的很多细节与人物的俯仰进退,之所以让我们感同身受,既缘于作家的独特语调与纯熟的小说技法,也离不开中式叙事传统在轻重之间的这种平衡。

再如现象级作品《主角》,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,从里到外都透着某种笃定而古旧、仿佛早已失传的气息:小说用梓将近二成的篇幅,写未成年的易青娥为了吃一口商品粮被送进宁州县剧团,开始混沌而艰辛的演艺生涯。到了电视剧里,这一段非但没有简化,反而扩展到了14集,篇幅接近全剧的1/3。如此逆“流量”而上的做法,不仅需要胆识,也需要叙事的底气来支撑。

电视剧将镜头语言的每一处起承转合都铺垫得细腻而讲究,但为吸引当下观众的注意力,也适度引入爽剧的节奏。比如,小说里“存字辈”四位老艺人提携易青娥的情节,到了电视剧里就拍出了“雪夜闭门学艺”的武俠风。经过这样的铺垫,易青娥后来的一鸣惊人,带给观众实实在在的爽感,叙事效率也由此显著提高。如何与时俱进,如何在传承中创新,《主角》给出了一个分寸得当的答案。

电影《欢迎来到餐馆》令人感叹的,是这个故事要面对的难度:错综复杂的中东背景,观众无从代入的各方立场,既往同类故事带来的观影预期……在这样的“高压叙事”逼迫下,导演文牧野拿出的答案既复杂又简单:把电影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。丰富的信息,要怎样分配才能清晰流畅;芜杂的线索,要如何层层铺垫才能在关键时刻击中——这背后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,只能依靠主创在剧本(坚守“前有枪后必响”的古典戏剧法则)、摄影(信息量丰满的长镜头)和剪辑(“战火”与“烟火”的平行叙事)上反复锤炼,让每一个镜头、每一种音效、每一句台词都不悬空,但凡抽出帧都会造成叙事的断裂。这是讲故事的硬道理——从几千年前的游吟诗人,到今天的大银幕小屏幕,都必须遵循的硬道理。

导演在这个故事里还敏锐地找到富有新意与共情力的灵魂主题——中国式的“吃饭哲学”,这也成为从无解的战争暴力循环结构里突围的创新表达。这样的表达,使得沈腾饰演的徐福和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,在一个没有赢家也没有出路的死循环里,以血肉之躯和人间至味,实现了人性与家圆的双重救赎。

故事的结尾,徐福幻视自己端坐在20年前的婚宴上,银幕上其乐融融,影院里不时响起叹惋和抽泣。在那一刻,你贴不上任何现成的俗套标签,也没有一种算法能提前预知这一幕的力量与浓度——这是历史与当下、现实与梦境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结,也温暖而坚韧地穿透了故事的昨天、今天与明天。

资料图片

古偶剧『众星捧月』须适度

最近,几部“大女主”古偶剧接连出现,从宫斗言情到权谋仕途,从情感依附到独立成长,内容上不断拓展,主角的成长线越来越丰富。但有个问题也很扎眼:配角越来越像工具人。或为制造戏剧冲突而脸谱化,或为烘托主角悲情而仓促离去。前面埋的伏笔,后面说扔就扔;出场时架构宏大,收尾时潦草下线。这种配角众星捧月式的叙事,看似保住了主角的高光,实际上整部戏的逻辑也跟着散了。

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在社交媒体上,维护主角热度,比讲好一个完整故事更重要。“主角即一切”的创作倾向,折射的是以数据指标取代艺术标准的问题。一旦被流量逻辑支配,情节合理性就让位于数据战报,配角随时可以被牺牲。殊不知,一个没有真实对手、没有鲜活配角环绕的主角,再耀眼也是孤零零的。真正优秀的作品,每个角色都扎根于真实的社会关系,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质感。而主角的光彩,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层次和谐、逻辑自洽的艺术空间里升起。

(江西省赣州市 沈亦瑶)

锐见

如今,不少中小学音乐教师开通了短视频账号,从中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画面:学生跟着老师齐声唱起流行歌曲,整间教室瞬间热闹起来。引入流行歌曲似乎成了音乐课堂的“标配”——学生爱听、参与度高,课堂效果立竿见影,发到网上还能收获关注度。

对这一现象,有人认为,既然孩子喜欢,搬进课堂未尝不可;有人则表示担忧,流行歌曲进入课堂,会不会挤压音乐教学空间,拉低美育的标准?

流行音乐并不是洪水猛兽,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网络歌曲,本就是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,藏着他们的情绪、社交和成长。把流行音乐完全拦在课堂外,既不现实,也没必要。培养能容纳万千声音的多元审美,是音乐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可包容不意味着放任,当下音乐课堂的问题恰恰在于,一些老师因为“孩子只

音乐课堂,应比“悦耳”更深一层

陈友强

该是音乐课的全部,音乐教育更重要的意义是培养耳朵。“因材施教”也不是说学生爱什么就教什么,而是用不同的方法带学生抵达目标。音乐教材中,每一首曲目、每一个知识点,都对对应着这个年龄段孩子该建立的审美基准。好的音乐老师,会把流行音乐当“敲门砖”——讲一讲流行歌曲的节拍为什么抓耳,和声为什么动听,同类型的旋律还有哪些经典作品,顺着这条路,慢慢把孩子引向更辽阔的音乐天地。从“觉得好听”,到“听懂好在哪里”,再到“能听更多不一样的好”,这一步步的引领,是教师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好的音乐教育,会给孩子埋下一颗能感知美、理解美、创造美的心。一首能让他们细细品味的曲子,一段让他们眼眶发热的旋律,一次与古老乐音产生共鸣的瞬间,带来的都是心灵的成长。它们的意义,比“悦耳”更深一层。

资料图片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
wenyip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胡妍妍
版式设计:张芳曼

话剧《初步举证》中文版海报。
崔域阳摄

AIGC长剧——敢问路在何方? 路在脚下

张明慧

孙悟空,孩子们竞相模仿的齐天大圣,几代观众津津乐道的荧屏形象,触达全世界的中华文化IP(知识产权)。这次,他“变身”为电视剧制播生态进化的标识。身上披挂多个“第一”的剧集《后西游记》,近日登陆卫视与互联网平台,引发大众关注和业内讨论。

作为第一部完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(AIGC)创作的长剧,《后西游记》带来“越级”视听体验。不论是主角孙悟空纤毫毕现的毛发、配角们自然丰富的表情,还是花果山宏阔瑰丽的景色、罗刹国鳞次栉比的街道,从最微观到最宏观,作品塑造出一个符合大众想象的西游世界。一场重头戏中,孙悟空在水帘洞里修行,一会儿挥舞着棍棒闪展腾挪,一会儿抓耳挠腮为自己的愚笨苦恼,随着镜头推拉摇移,360度全景拍摄、特效转场、蒙太奇等视觉奇观纷至沓来。

以往,如此水准的影像表达,主要通过三维建模、虚拟拍摄和动作捕捉等数字技术来实现,成本高、工时长,往往只在动辄上亿投入的电影大片、3A游戏中应用。尤其是细致入微的角色表情和武打动作,普遍融合数道复杂工序,令许多创作者望尘莫及。这一次,《后西游记》

资料图片

看台人语

快的作品,日渐为人们所青睐。由此观之,《后西游记》顺应潮流,以多个“第一”正面回应了观众的需求、行业的疑惑与制度探索的可能。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有提升空间,但当《后西游记》挥出的这一棒,响当当,打开了新的创作可能。而它所抛出的AIGC与人类创作如何协同共进、如何避免AI“抢饭碗”的命题,同样也值得复盘深思。

新作速评

资料图片

本社社址:北京市朝阳区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: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:100733 电话查号台: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: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:京工商广字第003号